

西湖志纂卷之十一

藝文 文

錢塘湖石記

唐白居易

錢塘湖一名上湖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及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也大抵此州春多雨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河千餘頃田無凶年矣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須放湖水入河從河入田准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湖水淺深待溉田畢即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河隄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脫或不足即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俗云決放湖水不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或云魚龍無所托或云菱芡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芡與稻梁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

內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况前後放湖終不致竭而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窺井諸小窺非澆田時並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洩罪責所由即無盜洩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以上即往往隄決須所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二

由巡守爲之預防其窺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洩之又不得兼於石函內窺洩之防隄潰也大約水去石函口一尺爲限過此須洩之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於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

冷泉亭記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

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淙淙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占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常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西湖志纂

卷十一

三

河南元夔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

胥山祠銘

唐
盧元輔

有吳行人伍公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謬也夫差旣王宰嚭受賄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先失公朝焉晏焉入則諫焉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鷗夷盛屍投於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迄今一日再至海鷗羣飛陽侯夾從仲

秋闕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蕩滌千
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脂有鹹有腥遙實乎下庭山海梯
航雞林扶桑交臂乎卯階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尊漢
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神人之盛禮佐皇
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斗氣銘曰矯矯伍員執
弓挾矢仗其寶劍以謁吳子赫赫王閭實聽奇謨錫之
金鼓以號以誅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嚭讒
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諫抉眼不入投於江上
自統波濤晝夜雨至懷沙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
西湖志纂

卷十一

四

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瀆濟帝帝王王代代
明明表我忠哉

有美堂記

宋 歐陽脩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餘
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作有美之堂蓋取賜
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
甚久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余誌之其請
至六七而不倦余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
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

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
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
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
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岳廬阜洞庭
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
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
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
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
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

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
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
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
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
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
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帥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
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
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
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

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謹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得其人焉

乞開杭州西湖狀

宋蘇軾

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漑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濬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杭州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耳而今十六七年之間遂湮塞其半父老皆言十

西湖志纂

卷十一

六

年以來水淺葑積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甲以百萬計皆西向稽首仰祝萬壽若一旦湮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枯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李泌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

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後盡爲葑田則舉城皆食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石函記云放水溉田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河數十里菱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江潮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開濬而舟行市中蓋十餘里士卒騷擾泥水狼籍爲居民大患此西湖不可廢者四也天下官酒之盛未有如杭州者也歲課二十餘

萬緡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不可廢者五也臣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文度用夫二十餘萬工近者伏蒙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當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工自今四月二十八日興工農民父老縱觀嘆息

以爲陛下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興久廢
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
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
尚有大半若來者不繼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
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陛下察
臣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
十道仍飭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二百道內契
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
道使臣得盡力畢工半年之間自見西湖復唐之舊環
西湖志纂

卷十一

八

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沐聖澤
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

表忠觀碑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
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
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
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隕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
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郡兵討劉漢宏并
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

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弘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弘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蠭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

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
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
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
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冒死以聞制曰
可其妙音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茗水出
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
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日月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
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
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
西湖志纂

卷十一

十

人王帶裘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
五朝昏亂罔堪托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
謀弗咨先王之志我惟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
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無俾樵牧愧其後
昆龍山之陽巋然新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
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錢塘六井記

蘇軾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如斥鹵化爲
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

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

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至始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庫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担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輯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於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

十年矣疏湧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於石溝注於南井水之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子閘四皆垣墻高鑄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東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早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三

臣謹按杭城自宋以前爭言治井至南渡後乾道咸淳間猶一再修舉見於河渠記載者不一因江與城近民患斥鹵雖處水鄉而常乏於水嗣後江勢漸遠漸狹湖水灌輸浸淫日久土性已易城中新開甘井甚多不專藉六井沈公井矣故元以後言水利者不及治井

六一泉銘

并序

蘇軾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慧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

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三

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歿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其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以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遊龍井記

宋秦觀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煉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中之泉也每歲旱禱雨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憑依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

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脇而不暇以爲泉惟此泉蟠幽而踞阻內無靡蔓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脇以虧疏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元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人有事於錢塘與遊客之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咒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楚省親

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予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

浙江觀潮賦

宋羅公升

羅子客於錢塘適時仲秋皓月初缺長空閒寥萬里清絕乃江臯乎逍遙想故國之餘烈已而金鏜鞞轟轂戛蹄踣囂塵漲天鬪艇彌澤行雲低回而不飛山川蒼茫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五

而異色羅子怪而問之客曰子獨不聞錢塘之潮乎天地之間有高有深有明有晦有動有植有常有怪賦形而立者以億計而海爲大海之大浮人間其如空與太虛而爲對其變化翕忽一日萬狀而錢塘之潮爲最錢塘之潮捲海山吞吳會力拔寰中聲出天外其瑰偉傑特之觀亘萬古信四時而八月旣望爲快方潮之未至也乾坤爲爐陰陽爲鞴一元之氣秋高而益盈望舒之精霸生而變態倒河海於累空納萬流於一噫陽侯捲波其欲立百神嚴駕兮有待及潮之旣至也怒如驚霆

疾若飛兩日車爲之掀簸風師助其呼舞我我兮層冰
之來千里飛雪洶洶兮萬馬之奔四合如堵倏谷變以
陵遷恐山摧而嶽仆見者膽落聞者毛豎於是賁育之
倫虢虎之士因茲水嬉以習戰事揆文舫建彩標破驚
湍逐駭姦駕蛟蜃以爲車履鯨鯢而成橋大鼓搥靈鼉
之革修竿曳鮫人之綃三山爲陸暘谷爲徼縱橫南北
合散先後鬼沒神出鱗甲相弔或擁蓋以高驤或援戈
而疾剽或觀海若而分餘甘或叩珠宮而逢一笑歡聲
達於淮濡餘風騰乎越嶠層瀾旣平鼓音未息掣鼉首

耀鯤脊洗月窟探地極馮夷讐游龍虬呂梁丈人陟降
乎左右蓬邱仙人逢迎於咫尺此闔閭夫差之所以雄
長百蠻憑陵上國也是日也朝者休務賈者輟市羸糧
而快覩者纍屬乎八九百里雞林日本琉球閩婆萬斛
之舟卯發而辰至朝采夜光珊瑚火齊希世之珍山積
而雲委茂先所不能識弘羊所不能計此真天下之巨
麗也今子重趼百舍來游三吳蓋將覽江山之偉奇供
筆墨於遊戲亦有樂於此乎羅子遽然變色曰此固吾
之所以弔也而子所以樂乎且方全吳之時左滄海以

爲池右梁山以爲郭內重湖以爲襟帶外長淮以爲籬
落水犀萬艘石城百仞乘車踵申公之策伏軾藉延陵
之信子胥運籌於帷幄孫武受鉞於行陣前茅未啓中
原已震談笑舉六千里之楚指揮壓四十縣之晉宋子
齊姜麋至於後宮魯壺鄭縞雨集於主進迨夫孽臣擅
朝艷妾供寢長虎狼於肘腋進蜡毒於燕飲酣歌忘中
庭之呼利口弛重關之禁積薪已然盲者安枕爰有一
老身佩宗社觀大厦之歛傾忍寒蟬之瘖啞乃逆鱗之
屢批竟屬鏤之不赦豈九州之莫容恥中道而更駕人

生得死其實難猶有以見先王於地下鴟夷朝浮越甲
暮入棲烏之曲未終至德之廟已泣甬東之徙胡顏館
娃之行莫繫委鐘簷於瓦礫嘯漁樵於都邑層臺鬼哭
而磷明榮楣獸號而烏集於是忠魂上訴帝閭朝啓乃
錫命書以長茲水乘象載之輿策玉虬之駟魚須前驅
龍伯作使凡排山倒海之威皆鞭荆棲越之氣且夫骨
體之臣生死一節豈生不忍去其故都而死乃致憾於
宗國彼濤頭之所指寧强弩之能移想乘波而東擊猶
遺恨於會稽薦馨香而知痛競簫鼓以爲嬉雖千秋萬

歲之來歸恐滄海桑田之增悲也嗚呼自有天地即有此江如此潮汐閱幾興亡較朝菌於大椿竟孰短而孰長昔祖龍之虎視拾六國其若芥擁萬乘以絕江投馬箠而填海曾勒功之未能已旁觀之欲代况乎吳越直兩蝸角并吞割據不出掌握朝弁冕於廟堂夕螻蟻於溝壑諒遺迹之幾何不足供談笑者之一噓惟夫殺身成仁終古不朽橫大江以揚靈真不亡而曰壽彼舍義以取生徒含羞而遺臭觀乎斯潮媿汗乃走故吾謂明月之夕慶雲之朝澍雨降瑞雪飄名山大川清泉怪石

西湖志纂

卷十一

六

之流峙奇花異卉嘉禾美竹之天喬皆忠臣孝子賢士大夫精神之所寓而况於潮乎客乃太息反顧落日覺悲風之四起忽洪濤之俱失

虎跑泉銘

并序

明宋濂

虎跑泉在杭之南山大慈定慧禪院距城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靈氣盤鬱棲禪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神人跪而告曰自師之來我等邀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岳童子旋當遣二虎來移師無憂也翼日果見二虎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大師因

留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爲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趁
行脚之句蓋紀實也師名寰中蒲坂盧氏子得法於百
丈海一時龍象如南泉願臨濟元趙州諗巖頭齋雪峯
存無著喜欽山邃咸來咨叩道要則其德服鬼神彰灼
靈異有不難致者於乎拔劍刺山水爲之湧折腰拜井
泉乃仰流武夫健將一誠之所格尚若此况大師心悟
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月濂朝京師道經山下
今主僧定巖戒有道之士也邀濂觀泉且披法衣率其
徒同舉梵咒久之泉感沸而出若聯珠焉已而微作湧

勢濂心異之遂爲作銘銘曰天一所形厥質乃凝潛行
重淵與勢俱升至人來居地不愛寶誰信清泠生於虎
爪山后川君與道爲謀肯私一勺不師之留師旣留止
化泉爲雨式沛且滂潤於千里幻此荒墟遂成寶坊羣
生依之爲正法幢命世大才猶龍類象來游來咨如山
答響代祀雖邈聲華勿虧至今草木尚被餘輝我於世
緣逢觸輒礙泉特相知獻萬珠琲擾擾征驂風埃渺瀰
有素者衣化而爲緇願挹寸波如習禪定洗滌根塵一
時清淨

西湖修復石堰記

明李旻

武林諸山之水匯爲西湖西北際山東至錢塘湧金二門之城下瀕湖數千百家爲稼爲圃爲池以畜魚皆湖是資窮民釣弋網罟衣食於湖者不可勝紀餘波所及爲六井爲清湖河達於運河城外並河之田千頃賴以灌溉湖所利濟如此白樂天通石函蘇子瞻築石堰所以鍾其源而節其流用意深矣石函之流細故曰減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頃每一復時可及五十頃此蓄洩之節目而溉田之大較也若石堰則所堰有一定之則日

西湖志纂

卷十一

十一

夜長流其流入於運河雖有霖雨暴漲不使驟溢以爲瀕湖之害無餘則蓄而待石函之洩函與堰不可偏廢也後之人不深維其意壞堰而易之以版由是守者得以爲奸漲溢乃靳而不啓旱則啓而竭之遂因而取貨焉爲湖之病數十年於茲矣弘治丁巳監察御史吳君一貫巡按浙江以興利除患爲已任予告之由君謀於都水主事姚君文灝欲復其舊適安福胡君道以進士來知錢塘縣事遂以屬之胡君詢之鄉老相與求之故迹因地勢測水平定其高卑之準鳩工琢石不日告成

瀕湖上下之人一旦獲享舊日之利而除其害莫不懽忻鼓舞嘆頌功德羣告予請書其事於石予嘗謂長源樂天巨川子瞻諸君子皆古今所稱偉人其才識宦業俱非尋常可及而在郡必汲汲於西湖者豈遊觀之樂足以動其心哉亦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特加之意云數百年來郡乘書之民庶歌之詩人賦咏之至於今未已蓋惠利之浹於人心自能不泯滅焉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然則石堰之復其係於人心之思當何如哉余郡人也樂爲斯民道之是爲記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三

請開西湖奏議

明楊孟瑛

杭州地脉發自天目羣山飛翥駐於錢塘江湖夾抱之間山停水聚元氣融結故堪輿之書有云勢來形止是爲全氣形止氣蓄化生萬物又云外氣橫形內氣止生故杭州爲人物之都會財賦之奧區而前賢建立城郭南跨吳山北兜武林左帶長江右臨湖曲所以全形勝而固脉絡鍾靈毓秀於其中若西湖占塞則形勝破損生殖不繁杭城東北二隅皆鑿壕塹南倚山嶺獨城西一隅瀕湖爲勢殆天塹也是以湧金門不設月城實倚

外險若西湖占塞則滕術綿連容奸資寇折衝禦侮之便何藉焉唐宋以來城中之水皆藉湖水充之今甘泉甚多固不全仰六井南井也然實湖水爲之本源陰相輸灌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則一城將復鹵飲矣况前賢興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纂已成之業非爲政之體也五代以前江潮直入運河無復遮捍錢氏有國乃置龍山浙江兩閘啓閉以時故泥水不入宋初傾廢遂至淤壅頻年挑濬蘇軾重修堰閘阻截江潮不放入城而城中諸河專用湖水爲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則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三

運河枯澁所謂南柴北米官商往來上下阻滯而闐闐貿易苦於擔負之勞生計亦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穀米蔬果之需全賴東北其上塘瀕河田地自仁和至海寧何止千頃皆藉湖水以救亢旱若西湖占塞則上塘之民緩急無所仰賴矣此五者西湖有無利害明甚第壞舊有之業以傷民心怨讟將起而臣等不敢顧忌者以所利於民者甚大也

西湖遊覽志序

明 田汝成

海上之士往往談蓬萊三島之勝恍惚渺茫莫可踪跡

豈若西湖重青淺碧抱麗城闈陸走水浮咸可涉覽况
帝都之餘藻飾華富即海上之士所稱珠宮貝闕琪樹
瓊花當不過此宜乎勝甲寰中聲聞華服也然海內名
山率皆有志而西湖獨無詎非闕典曩五岳山人黃勉
之嘗謂予曰西湖無志猶西子不寫照霓裳不按譜也
子盍圖之時予敬諾而五六年前宦遊無暇迨乎宅憂
除服聊寓目焉風景不殊良朋就世言猶在耳負約已
長因念古人踰祥授琴將以舒其苑結聞遂作賦用以
感於幽冥予不敏竊比山水於笙歌擬佔畢以酬諾一

西湖志纂

卷十一

十一

物二義爰契我心於是紬集見聞再證履討輯撰此書
叙列山川附以勝跡揭綱統目爲卷者二十有四題曰
西湖遊覽志裁剪之遺兼收並蓄分門彙種爲卷者二
十有六題曰西湖遊覽志餘客有病予此書多述遊冶
之事歌舞之談導慾宣奢非以長化也予則以爲志者
史家之一體也史不實錄則觀者何稽焉故泰華終南
守國者恃爲金湯之固武夷雁蕩棲真者隱爲解化之
區嶽麓鷺湖講學者闢爲都授之所西湖三者無一居
焉而欲諱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假借雄觀祇益浮僞耳

史家不爲也客又病予此書名繫西湖而旁及城市覈實不符予則以爲西湖者南北兩山之秀液也南北兩山者西湖之護沙也滋靈釀淑條貫同之若非元本山川要原別委則西湖之全體不章故旁及城市正以摹寫西湖也學使文谷孔公嘗覽而嘉之曰殆郡史也美刺具陳欲爲鋟傳而以憂去侍御紀山曹公亦欲鋟傳而復以憂去至是侍御劍泉鄢公按部兩浙政肅風清博雅崇文垂情藝苑布憲之暇訪及此書謂郡守嚴公曰是誠郡史可以傳矣嚴公敬諾屬貳守邱公綜理之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五

而民部秋軒薛公水部洪宇王公咸權稅於杭亦捐資焉未浹四旬勒梓已竟竊愧才綿識昧筆削無方符號誇癡虛上官之雅意楮宜覆瓿貽大方之哂言若肯直其闕略弼其訛謬哀爲別集被我寵光是大願也

請疏西湖議

明陳善

西湖形勢利病何納言田學使論之詳矣予惟西湖實爲郡城元氣所鍾設湖水淤塞若人之元氣痞闕未有能生者矧上塘數千頃之田恃以爲命可無慮乎吳越時湖葑蔓合歲置撩卒千人誠知所利者大雖歲役千

夫而不靳也今縱不能置撩卒以任疏濬獨奈何任淘沙之卒分據湖濱日負數十石之土而填之乎頃見沿城諸隄學士橋以東至西二十一丈南北二十七丈回墳東西三十九丈南北七十二丈柳洲亭東西二十八丈南北十丈黑亭子灣東西二十二丈南北百餘丈受沙磧者俱為平陸隄增數百丈即湖水減數百丈矣及今不禁則湖水日隘過數十年將遂無西湖矣淘沙軍人皆自清波湧金錢塘三門而出若懸禁國門嚴責主守吏卒拒遏此輩無或闖入以為湖涸敢或相容比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五

者連坐庶人知畏法而其源可絕矣又汀蓮岸芷半為豪右之家占以規利葑草蔓塞實此之由嘉靖十八年巡按傅公一嘗禁之未幾復縱四十四年南海龐公來巡復申厲禁而法久禁弛株蔓如故為今之計謂宜申明前事禁治占塞至於三橋四橋五橋外內湖水勢漸涸葑草彌望不可以舟亟宜疏濬以儲蓄者今度其施功之序而題請於朝有事修濬使湖身深廣蓄水汪洋上塘曠旱無恐此杭民百世之利也若乃淘沙之患既行禁止仍以邏察之事責之湖傍里甲每獲必嚴加法

懲示警則湖流不涸灌溉有賴郡城氣脉亦不至於耗竭矣

武林山辨

明 邵重生

武林杭之名山因以名郡而古今皆朦朧未有直指的名爲某山者舊志以武林門右土埠俗稱祖山者當之爲其山先名武林以避唐諱改稱虎林成化志引楊正質虎林山記謂錢王時祖山在郭外有異虎其山自名虎非避諱也及引宋樓攻媿詩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無乃是且宋淳熙志言漢書明載武林山爲武林

西湖志纂

卷十一

美

水所出安有又避唐諱之說決非城內無水小山明矣是夏公斷以靈隱後山北高峯爲武林山矣與薛公通志同惜偏而未全一統志列武林山當矣下曰一名靈隱一名靈苑一名仙居乃以靈隱山飛來峯二山爲武林山是矣特認而未的至沙門契嵩武林山志與泗水潛夫武林舊事直以飛來峯爲武林山似矣又局而未廣近田公西湖遊覽志陳公萬歷志皆不列武林山而以靈隱山下注一名武林山豈惟齟齬不明而名言更不正今予爲辨者三以俟質之君子凡都邑之著稱者

必以郡中佳山水祖山蟻蛭不足以當固矣特靈隱之名發於東晉其先秦兩漢厥名伊何愚意凡謂之山者以其全體而言也高聳者曰山峯如脊者曰山嶺至岡陵邱阜皆有分別而一山字足以概之故武林山之名乃靈隱天竺諸山之祖名也自慧理既來以後有飛來之名焉有靈鷲之名焉有靈隱之名焉有天竺而後有三竺之名焉五印度而後有中竺之名焉至於蓮華佛國白雲白猿獅子香爐皆繼慧理發之而爲武林之支名至於南高北高五雲雙檜乳竇月桂諸名又後人之

濫觴也其曰形勝烏石靈苑仙居龍門楊梅西源善住興正瑞雲慶化集慶秦亭又土人之私諡也自有諸名而武林反以無專主而晦如子姓衆多而又著則祖父之名遠而晦久而亡此常道也如羅浮有七十二峯皆謂之羅浮山黃山有三十六峯皆謂之黃山武夷有六十三峯皆謂之武夷山是可辨者一也羅處約靈隱碑曰浙水之右有山曰武林盧襄西征記杭地北環天隱國朝楊太守開西湖疏曰杭州南跨吳山北兜武林觀前人之文曰右曰環曰兜三字則非一二山之指其可

辨者二也且求武林山者必當求武林水杭南北二山之水孰有大於三竺靈隱之溪乎南則從捫壁嶺水出嶺合雙桂永清月桂諸塢北從石人西源合白沙韜光諸塢正與舊志合曰武林山有二水南出者曰南澗北來者曰北澗若惟以靈隱山爲武林山則惟有北澗而無南澗若以飛來峯爲武林山則飛來峯無水不出澗若以靈隱飛來二峯爲武林山則南澗從天竺諸峯來發源不全况舊志云西湖匯武林山水秦時名武林水至漢方有金牛明聖之號南北二山凡有水流入湖者西湖志纂

卷十一

三

皆武林山其可辨者三也質高人之偉見稽形勝之現存吾於武林也奚疑

清湖八議

明沈匡濟

西湖爲一郡靈氣攸鍾人文之秀發土田之沃饒靡不陰賴於斯取潤金水尅制火龍尤非謬妄邇者祝融肆虐所在爲墟將來灌溉無資千頃失望實爲杭民剝膚之患寧止蘇公之五不可廢哉故湖之宜清不宜占宜濬不宜塞與清濬之宜速不宜遲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惟是議論欲一規畫欲定時日欲寬錢鏹欲裕弗勤始

怠終弗此傅彼咻弗朝令夕改兼此數者始克有濟謹將一得之愚列款上請仰候採擇一請親勘湖額雖占冊籍不磨按志按冊古額如鏡奈兼并者視清查爲故套或播爲流言以灰其心或結連豪右以掣其肘必請道府親臨蹋勘十日前先行出示檄縣同水利官喚集里排照冊逐一細看悉依古界標豎明白繪圖貼說申送道府候按臨親勘庶遠近之人咸知事在必行負固之膽稍攝一收佃帖瀕湖占踞動以官帖藉口然帖有真有僞有遠年者有近日者有無帖而詭稱有帖者出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五

示將原給官帖盡行送驗無帖即係白占有帖者亦須以今次換給爲准舊帖不許沉匿一覈實數無帖與有帖而礙方隅者固均在墾濬之數矣其有帖而方隅不礙可通融議留者亦須查原帖內原佃丈尺止許照原數承管官爲釘界責令石砌以防日後延占其佃一帖十尤屬通弊盡行釐剔庶清出必多矣一酌祠墓先賢祠墓固不待言其指稱祠墓任意拓占者止查原勘畝段丈尺爲界餘占者盡行拆去其民間墳墓不論久近儘其四至存留餘悉裁去一審挑運濬湖必分段築壩

以次開深即以次運泥挑運僅可於數十步之內即須
弛擔假使竭湖水而後挑則全湖皆乾矣若專責肩擔
恐一簣之土挑運數里之外則用力多而成功少不若
籌船運之法為便一陳膚見錢糧動經萬計措處必難
事情一經奏請耽延必久以職膚見止須院道詳允以
二千金為費便可收二萬金之功蓋湖中葑草污泥非
畚插可施莫若造小船六十隻每隻連篙櫓價銀三兩
合計一百八十兩每船用夫二名每名日給工銀四分
計一百日每船工銀八兩合計四百八十兩每人給長

柄鐵鈿一把方廣一尺五寸該價二錢共計十二兩又
人各授木掀一把該價二分共二兩四錢通共六百七
十四兩四錢每兩人合操一船各持鐵鈿撈取葑草入
船滿則搖至空闊岸邊用長柄木掀拋堆岸上每日可
扒六船百日可扒三萬六千船計此湖用如此工力疏
通可徧矣尚餘一千三百二十餘兩即以為沿邊開掘
硬土之費蓋硬土一方較濬污泥不啻十倍每工亦議
給工銀四分計千二百金可募三萬工尚有一百二十
金可募船夫運泥通計以三萬船疏淤塞三萬工掘漲

阜事不思過半哉一運積土湖中撈起葑泥并開掘乾泥先日酌量某隄尚可高闊某處尚應填築即令載至某處所堆積其不必高闊填築者不許妄加一簣一考工程木桿一根於湖心亭邊豎起將齊岸高處用朱漆記號未濬時從朱漆下量至水底某處某官管下若干深某處某官管下若干淺逐一登記自開濬起十日一量便知用工虛實勤惰虛惰者懲仍罰撈運勤實者獎賞容本職親自稽核

重修放鶴亭記

明 李日華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三

昔人次第隱逸以聲光泯絕邈不可追如披裘石戶推居太上余曰此程品之論也亦憎夫借逕終南佐命句曲者耳夫隱品當程而隱材尤當覈璞惟引虹是以貴其不雕劍惟犯斗是以惜其終掩彼碌碌錚錚者譬如猿蹲樹杪噉飲巖阿頑然有生一無表見則真深山野人何從覓幾希之異而命之隱君哉宋和靖先生欽崙磊落之士也應制科不第退隱錢塘明聖湖初亦婚娶生子洪著有山家清供一編每稱先人非不妻而妻梅不子而子鶴也祥符天聖間二虜日驕韓范之略未能

綏靖忠佞糅雜丁夏之黨互爲水火先生呻吟漆室紆
軫於懷故發其遺書有曾無封禪之句所賈之志槩可
見矣當日有繪湖景裝軸鬻錢湖上於林麓端標數字
云林君復放鶴處先生見之曰世亦知有老逋耶後人
想像其處作亭非先生自亭也先生一日倚杖柴門得
句云夕寒山翠重秋淨雁行高吟諷滿意抵掌曰平生
讀武侯傳未嘗不心折其鴻樹然視余今日塵句於翠
綠中覺神韻孤上翻似過之過之者軼之也亦驚之也
先生未嘗忘世世亦不能忘先生想見點雪冲虛綠鏃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三

不設八瀛照影指縱由心飄蕭塵壒之表先生與鶴其
俱在耶閩崔君仲徵次謬耿亮風采毅如生平宦轍所
經惠澤煦若春霖丰稜凜於霜鏐一觸璫焰幾燎崑墟
幸霈新恩大節昭布來佐鹺司賁我邦國迴翔湖山之
上狎主騷壇之盟其品與材與和靖先生而兩雖其顯
晦夷沮判乎各遭然皆金玉其音而糠粃萬有者也崇
禎壬申嘉平月友人陳則梁以書來云崔使君割廉標
勝孜孜未替前月一新湖心亭藍山人田叔監之韓太
史求仲記之今又新放鶴亭徐文學仲凌監之吾子當

記之余謝不敏既而曰事誠在我余既慕崔使君之品
與才每坐馳明聖湖頭即曾中著兩和靖而生平詮次
隱逸所耿耿欲吐者如是敢附見之
國朝

開濬西湖碑記

臣李衛

雍正二年

天子命親藩重臣循行畿輔察水利之當興治者於時奏
事諸臣及浙之西湖

天子曰俞咨爾封疆勤乃修理率事於官役力於民頒給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三

廩錢無滋擾於百姓議成動需帑金四萬二千有
奇

命兩浙鹽驛水利道臣王鈞力任其事於是飭有司集民
夫聚舡艦齊畚鍤募者如雲貧民因力資生動以
萬計凡沙之灘者汰去之泉之灘者疏決之葑之
固結而蔓衍者芟刈而剔除之日勤旬勞閱歲乃
竣於斯時也湖天一碧廓如鏡如憩於中亭御風
泠然鳥鳴於山魚濈於淵老穉來觀相與嬉遊於
皞蕩之天其間

宸遊之宮

天章之亭闕者補圮者修巍然煥然水光雲影高下掩映

五年冬

改建佛寺虔供

聖祖仁皇帝神御凡自昔遊豫之地俾臣民咸得瞻仰焉

又城內坊衢鱗次聚千族通百貨寔憑於河湖流
既濬河以次及於是跡其源流通其經絡涂者涇
者澮者汴者俾之轉注以順地脈非特利舟楫亦
可以消燭災其所利者溥哉是舉也合前所直費

西湖志纂

卷十一

十一

尚餘五千金乃置田畝俾官計其歲入揭為歲修
長利副使可謂詳於治事矣余出撫浙親承

聖訓率事惟勤納人於忠如副使之殫心竭力以忠奉

朝廷之勤是為按職其人可書厚儲積以為灌漑長
利使水早有備其事可書白蘇以降作者幾人猶
多廢格今則發自

宸衷由京畿以及海甸百廢具舉時尤宜書以是三者因

副使之請乃敬書

天子命且志其歲月使史家有如遷固之書河渠志溝洫

者或有取於是文雍正六年三月記

小有天園記

臣沈德潛

小有天園者武林汪氏之別墅舊名壑菴

今天子御題今名而書額以

賜者也歲辛未

天子奉

聖母南巡江浙三月朔

駕至杭州行幸淨慈寺取道經壑菴菴之主汪湛率一

門五世迎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三

鑿道左

上問此何地刺史杜田奏云名壑菴係故孝子汪之萼

廬墓之所其孫之湜增葺之累世同居敦睦好善

天顏甚霽爰

駐蹕遊焉周覽池館翫賞高深遂

賜嘉名

親灑奎章龍騫鳳翥越三日

聖駕再幸進早饌畢撤饌賜湛等踰時

駕旋湛等率族人跪送

上問是一門五世耶嘉獎不已復

御製小有天園詩一章賜之湛等恭摹勒石蔭之華棟承以豐趺光熊熊然上燭霄漢乃介吾友王君應奎屬德潛爲之記德潛伏念

聖天子宵旰憂勤猶不自暇逸奉侍

慈寧肇舉省方盛典豈徒以觀覽遊豫下答臣庶望幸之忱云爾哉誠欲播教化問風俗俾比閭族黨羣相勉於孝友敦睦以化其鄉今汪氏之先旣以孝行顯而孫曾又能敦睦好善勿替厥美則其世德相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三

承足以上契

宸衷而邀

睿藻之品題也昔歐陽子作許氏南園記以爲園不足書特書其孝友之一節以示勸竊嘆許氏之孝友敦睦與今汪氏同其園之見稱於士大夫亦與汪氏同而汪氏遭逢

聖世獨得兩蒙

翠華之臨幸以爲光寵則其所遇之幸蓋又有過於許氏萬萬者抑又聞之秦州之山曰小有洞天其附

庸曰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如桃花源而王屋之洞亦名小有道家目為清虛之天今汪氏之園跡不遠乎城市而

御題亦標以小有天夫固謂汪氏既以孝友敦睦世其家則名教之樂地隨在皆洞天也又奚必梯空鑿險窮乎無人之處然後稱絕境也歟德潛時侍

行幄獲遊是園園在南屏山慧日峯下司馬文正公摩厓之書在焉湖山之勝薈萃於此顧於山高水幽木石亭榭之美俱弗及詳而獨詳於汪氏之孝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三

友敦睦以仰窺

聖天子所以嘉賞而命名者蓋特取歐陽子之義云

重遊畱餘山居記

臣錢陳羣

山陰人陶驥得十笏地於南山之北麓薙草蒔花為別墅居無何遊人之探幽領異者往往憩集至止用相嬰娛遠近咸稱為陶庄焉汪生文烈陶氏聳也館於陶遂代為開闢見蒙茸塵坌中時有泉涔涔從草間注入石隙迺益加搜剔兩崖始露崖峇分若壁立可容人行壁陡絕壁上瀑由南山諸

礪滾然彙流而下拂石琮瑤成聲響若絲絃兩崖
離即間有怪石長丈餘橫亘若梁雲根盤錯無罅
可跡西湖諸名勝星羅繡湊不可搜舉獨少瀑布
得此如谷簾者點綴不減賦海之包奧括區矣乾
隆二十一年恭聞

皇上再幸南邦文烈呈請當塗願敬謹增葺以備

憩陟緣麓治山徑迤邐西折構長廊列庑亭榭憑凌一
睇城郭巖嵒煙火數十萬家鱗次櫛比如指諸掌
稍南遠眺江聲海色浩淼無際晦明風雨晨夕異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三

景縱目所如雖韶光最勝處弗是過也明年春三
月

上駐蹕西湖行宮兩

幸其處

御書畱餘山居四字顏之復

賜詩五章冠古轍今籠括萬象莫可思議易曰聖人作
而萬物覩詩曰媚于天子我

皇上宵旰勤民敷天哀對

特舉省方之典德洋恩普炳煜羣倫原未嘗以登高攬

勝稱遊豫之大觀而

聖德所格被天闡其符地呈其瑞雖一草一木亦日異
歲新以發雨露之光而况含齒戴髮跂息於太和
之宇者有不延頸企踵爭先踴躍以獻媚茲之忱
者哉故茲石茲泉視西湖名勝奚啻稊米之在太
倉也而靈異所稟不終以泥土自蔽實造物者畱
此以乘時自見耳乾隆二十三年秋九月薄遊湖
上文烈導遊於此仰瞻

宸翰恭誦

西湖志纂

卷十一

三

天章重爲泉石稱慶云嘉禾郡人錢陳羣恭紀并繕